

从大学校园到空山古寺的禅思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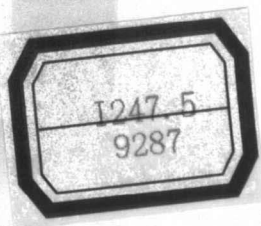
39°C

色即是空

如贤 著

我在这里看到的悲剧
又在别处看到，
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痛苦
又在那个人身上看到。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
究竟会坠落到什么地方，
我只是想测量深渊
到底有没有尽头……

天津人民出版社



色即 是空

如贤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色即是空 / 如贤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9

(39℃ 青春)

ISBN 7-201-04868-6

I. 色... II. 如...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5872 号

色即是空

作 者 如 贤
策 划 鸣 蝉
责任编辑 任 洁 伍绍东
特约编辑 赵海萍 阴牧云
装帧设计 江晓燕
封面插图 何 强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网 站 <http://www.tjrm.com.cn>
E-mail mingchan@tjrm.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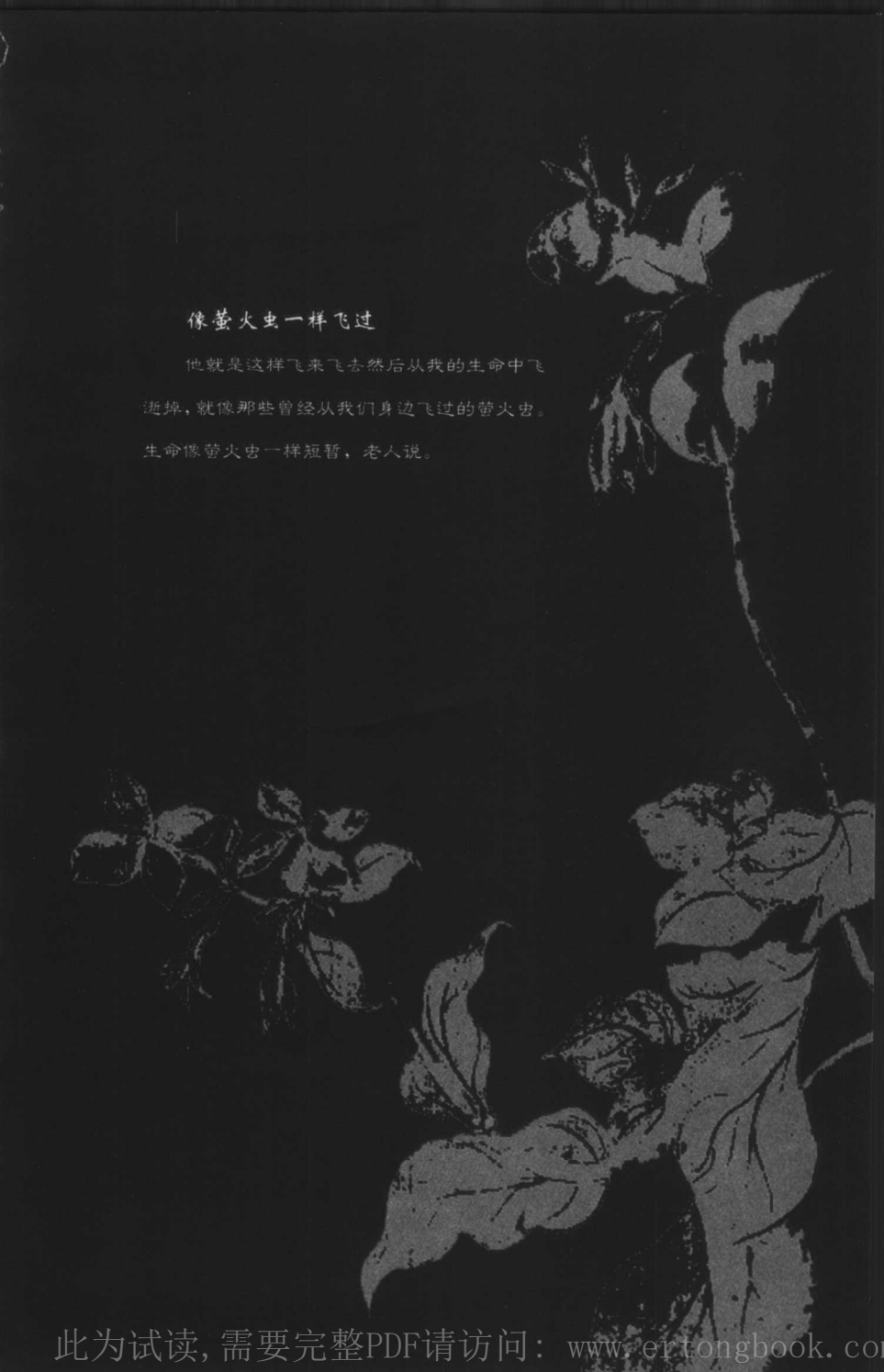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0.5 万
定 价 17.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2-23332461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識无眼耳鼻
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羅
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羅蜜多是即说咒曰
羯帝羯帝波羅羯帝波羅僧羯帝菩提薩埵



像萤火虫一样飞过

他就是这样飞来飞去然后从我的生命中飞
逝掉，就像那些曾经从我们身边飞过的萤火虫。
生命像萤火虫一样短暂，老人说。

壹

1

不知道怎么的，这些日子我总想起我的奶奶。这让我觉得奇怪，因为过去我从未想到过她，即使是梦中也没有。她死的时候我才五岁。五岁以前的事我记得很少，也许统共只有一两件，但是我仍然没法控制自己去想她。这是真的，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法控制自己了，每每我说一句话或是做一件事时，却意识不到自己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这是阿如告诉我的。长久以来，阿如一直这样。有时她看见我拿着照相机在大街上给人拍照，或者在草地上念一首诗给什么人听，又或者就是坐在湖边跟某个人谈话，阿如就对我说：“你最好别再想这些。”后来石涛也这样说。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到他那里去，我们在一起谈论艺术、哲学、宗教和心理学。他说：“我说你最好在家里住一段时间。”我非常相信他，于是我就按照他说的在家里住了两个月。

这是上学期的事，现在我觉得好多了。阿如说我已经壮得像一头牛，但是我仍然感到虚弱，我觉得虚弱并且对自己没有信心。有时候我仍然无法肯定我是否真正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就像现在这会儿一样，我正在空无一人的篮球场上打球却突然想起了我奶奶。我把球在地上拍了拍，听见它在空阔而昏暗的球场上响了几下。我向前跨了两步，跳起来，贴着篮板把球投出去。我落回到地面看着球在铁圈上旋转，然后就想起了奶奶。一想到她我就再不能想别的了。“如果你要想你就想吧。”我对自己说。但是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甚至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了。在家里倒是有一张她的照片，泛着黄色，边角都卷了起来，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她坐在一棵光秃秃的杨树下面，穿着灰色的袄子，我就坐在她腿上。那时我才两个月，也许只有一个月。我把两只手向前平伸着，不知道想要什么，那样子挺傻。可阿飞却不傻，他从来都不会让人觉得傻气。他的眼睛微微凹陷，眉头像他长大时那样倔强地皱着。他就站在我们身边，和谁都不挨。但是我仍没法看清奶奶她长什么样。我想透过记忆重重的迷雾去看清她的面孔，但看到的却只是一圈圈皱纹和杂乱无章的线条，就像因干旱而裂开的土地一样。

我站在罚球线上把球投出去，但是球连篮板都没碰到就又在昏暗的空间里落下来。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我心里只要想着事，就再不能专心去做什么了。我把球捡起来，又在地上拍了几下。“去他妈的篮球考试！”我骂道，便抱着球，穿过篮球场，走到右边一根完全被树影遮住的水管旁边，把球放在地上去洗手，又用水抹了一把脸，然后用脚盘带着球慢慢踢到体育用品室去。一个老头子坐在那里看电视。我拿了学生证准备直接把球射进去，却看见那老头子一直盯着我，我使用T恤擦干手，把球放回到架子上，对那老头子说要一杯可乐，然后站在一边看七点钟的新闻，任由脸上的水慢慢滴到地上。

——有一个国家又开动了坦克，说是要报复前几天的爆炸事件。

——另一个非洲国家又发生饥荒和战乱，无辜的儿童在屏幕上张着无助的眼睛。

老头子把可乐递给我。“刚才说死了多少？”他问。

我记不起来新闻里到底有没有说死人这事，但是我说：“七个。”

“天哪。”他说。

我拿着可乐，又回到球场坐到石台子上。我向后看了一眼，老头子又回到电视机前面了。从这里，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我喝了几口可乐，让冷气不断地从喉咙里冒出来，然后就又开始想我的奶奶。但是我仍然什么也记不起来。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这种事总是这样，它们只会让人觉得软弱，什么事都做不了。我把可乐一口气喝光，准备起身离开，但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一个五月底的晚上。雨从天上泼下来，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掉。

“你怕不怕？”阿飞问。

我紧紧地抱住他的胳膊，“不怕。”我说。

一道电光将窗玻璃照亮了，把屋子里每样东西的影子都投射出来。然后是又沉又闷的雷声。风突然钻进来，把窗户掀得“咣当咣当”地响。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我看见窗户外面有个暗蓝色的东西在闪。

“我去把窗户关上。”阿飞说。

他从床上起来。我看见他又细又长的影子从窗子那儿投到地上。他把窗户关上，那个暗蓝色的闪光就不见了。屋子安静下来。我听见他在黑暗里走了几步，把什么东西捡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床上，钻进毯子里面，身体冰凉。

“是什么？”我问。

“奶奶的相架。”他说，“从桌子上掉下来了。”

“爸爸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过了一会儿我又问。

“不知道。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回来。”

“那奶奶呢，她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睡？”

他有一会儿没有说话。我听见雨像豆子一样打在我们的窗上。

“她今天不舒服。”他说，“她的老毛病又犯了。”

“她会很快好吗？”

“我不知道。”

“那她会打针吗？”

“也许会。”

“如果要打针，她也许会怕疼哭起来。奶奶害怕打针。”

“不，她不怕。”

“我是说也许。”我说，“如果我在她旁边，我就会说‘你要做个乖奶奶，不要哭！’这样她就不会哭了。”

我开始想奶奶打针这事。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又开始听雨打在玻璃上“劈里啪啦”的声音。

“你还没睡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睡不着。”

“你数羊了吗？”

“数了。”

“你快睡吧，明天我们也许要早点儿起来。”

“那你讲个故事吧。”

“现在太晚了。”

“讲吧，”我说，“你讲个故事，我马上就会睡着的。”

“那好吧。”他说。

第二天雨停了，但是我们没有去上课。老师让我们自己在家里庆祝节日。可是没有人给我们做早饭。阿飞从小吃店里买了稀饭和油条回来。我们吃完了饭就一边玩积木一边等着爸爸他们。他们回来的时候都快十点钟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又红又肿的，但我没有看到奶奶。妈妈问我们吃了早饭没有，我说吃了，然后她就带我和阿飞到屋子里。她打开柜子，把我们节日穿的衣服拿出来。阿飞在一边自己换，她就帮我穿新衣服。

“我们待会儿要去公园玩吗？”我问她，“老师说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她的手停了下来，然后就背过身去。我看见她的头发有些零乱。过了一会儿她转回身，开始替我系鞋带。

“我们以后再去。”她说，“今天你要乖乖的不要乱说话。”

爸爸已经在外边催我们了。妈妈匆匆梳了梳头就把我们带出去。我和阿飞都穿着新衣服，这让我非常高兴。外面阴沉沉的似乎要天黑了，可现在还没到中午呢。我看见几只大喜鹊在树枝上“喳喳”地叫，仿佛有什么高兴事似的。还有几个像我一样穿着新衣服的孩子在马路边上打着弹子。阿飞穿着新皮鞋，走路来“咔咔”地响，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还看到两

只大白鹅和一只连眼睛都看不到的狮子狗。我本想和狮子狗玩一会儿，但是妈妈牵着我的手，她走得非常快。我们走进一扇铁门，经过一个长着和房子一样高大的雪松树的花坛和一个有石雕长腿鹤的喷泉，又穿过一排走廊，就进入一幢有着怪味的房子。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每次我的喉咙像火烧一样，头晕得连站也站不稳的时候，我就要到这里来，打针，然后是吃各种颜色的又苦又涩的小丸子。以前奶奶常和我来这儿，她说：“你要做个乖孩子，不要哭。”阿飞总是笑我，因为他打针就从不哭，而且他也很少生病。走廊里点着灯，没有点灯的地方就显得很黑。在我们前面的走廊两边有无数扇门，但是都紧闭着，既没有什么人出来，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我们慢慢往前走，阿飞的新皮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声。爸爸回过头对阿飞说：“不要出声。”但是那“嗒嗒”声仍然不紧不慢地响着。我想对妈妈说我们不要到这里来，但是我突然记起她曾叫我不要乱说话的。我紧紧地拽着她的手，我们经过一扇扇紧闭着的门，从没有灯光的阴影里走到灯光下面然后又走到阴影里，我们的影子也一会儿从后面跑到前面，一会儿又从前面跑到后面。我以为我们永远都走不到尽头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在走廊的另一头停了下来。妈妈叫我和阿飞在长椅上坐着，然后他们就推开了一扇门。门打开时，白色的灯光从里面照射出来，但很快就随着门的重新关上而消失。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我和阿飞坐在阴影里。

“他们干什么去了？”我问，为自己的声音突然变大了而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阿飞说。我发现他的声音也变大了。

“你说待会儿我们也会进去吗？”

“我想是的。”

“我希望早点儿进去，”我说，“那里比这里好。那里比这里亮。”

我们又在阴影里坐了一会儿。然后门开了，妈妈从亮光里走出来叫我们进去，并且再一次告诫我不要乱说话。我们走进屋子，门在我们身后关上。然后我看见奶奶躺在一张巨大的白床上，爸爸站在一边。我们走到床跟前，我看见奶奶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她的脸变得又小又瘦，只剩下一圈圈的皱纹。妈妈俯下身子在她的耳边说了什么，我就看见她的眼睛从那深深的皱纹下面睁开来。她的嘴唇在轻轻地翕动，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说过不要乱说话的，但我觉得我似乎应该说点儿什么，于是我就说：“奶奶，你是不是不舒服？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哭，你要做个好奶奶，乖乖地睡。”我不知道该不该把相架摔碎了的事告诉她。我想了一会儿决定暂时不告诉她。于是我又说：“你要快快地好起来，妈妈说等你好了就带我们一起去公园……”我还准备再说一点儿别的什么——如果她想听的话，但是妈妈把我拉了回来，她让阿飞走到跟前去。阿飞也说了一些话，但我看见奶奶那一会儿已经又睡着了。

等想起了这事我就发现自己变得比先前还要沮丧。没有月亮，球场上一片昏暗。什么地方响起了空寂的跑步声。我从石台子上站起来，也开始慢慢地跑，想要把刚才的回忆从脑海里甩掉。但只跑了半圈，我就又感到虚弱无力，这让我觉得懊丧，感到连身体也渐渐地快要不是自己的了。我走到球场边，爬到

铁架子顶上坐下来。

我一坐下来，就感到自己仿佛又变成一个小孩子了：我看着自己身下那一片片的黑暗，一片片闪着亮光的马路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听着从远处传来的人们的笑语声，我就感到仿佛又回到了某个下午，独自坐在一棵大梧桐树下面，听着树上知了高声地鸣叫，然后玩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杏子核。晚风轻轻地吹着，我感觉好像飘浮了起来。于是我想起我和阿飞就曾经在夏夜像这样坐在屋顶上，看银河在我们头顶上闪闪发光，看萤火虫从我们身边飘飘忽忽地飞过又消失在黑暗里，然后看大地平铺着向四面八方无限地伸展出去，感到我们自己仿佛就是那些星星的孩子，永远都受到她们的暗中保护。阿飞说他是天鹰座的孩子，喜欢自由自在地飞。他说得没错，他喜欢飞，从小就没人能管得住他，他总是到处去找一些新鲜的从未见过的东西来玩。他去放风筝、爬山、摘野果，去游泳、钓鱼，然后点着一根蜡烛一个人跑到山洞里去。他有时也到大街上去逛，但是他更爱树林，他常常一整天都待在那里而不会觉得厌烦。渴了他就喝河里的水，饿了他就到处去摘野果子。他总是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喜欢夏天，他说，因为夏天能让他更感到自由。他总是翻一座山跑到山那边然后叫了几个熟识的孩子一起到河里去。在那里，他们脱得精光，像群嬉闹的小黄鳝一样快活而无知。阳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晒得又黑又健壮。

我想起了有一次他带我去游泳的情景。

我坐在岸边，把双脚放在河里搅着水，看着鱼儿黑色的影子在急急流过的河水里闪来闪去。

“你想不想看我抓鱼？”阿飞从水面上露出湿淋淋的脑袋。

“你抓不到的。”我笑着说。

“你看着吧。”

我看见他潜到水里，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又沉下去。闪闪发亮的河水中水珠不停地溅起来。

“它们跑得太快了，”他在水里钻出来，“但是你看着，明天我拿钓竿来，它们一个也跑不掉。”

他一会儿又钻入到水里不见了。河面变得平静，粼粼地闪着光。各种鸟都欢快地叫着。有一只蓝颜色的翠鸟在水面上飞旋，嘴又细又长。我看见它飞旋了几圈就钻入到水里，一会儿又飞起来落在河中间的石头上。这一次它徒劳无功。它很快就又试了一次，我看见它出来的时候嘴里亮亮的。但是它没有在石头上停歇就飞走了。我看见它飞进某个树林子里时，突然发现我已经好一会儿没有看到阿飞了。

“阿飞！”我喊起来。

河面依然平静地闪着光。除了鸟的叫声，就只听见我自己的声音。我站起来，感到又惊又怕。

“阿飞！”我又喊起来，“你在哪？阿飞！”

但是河面仍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开始哭起来，沿着河岸疯狂地跑。

“阿飞！阿飞！”

.....

后来我们从那里回去的时候，我还是哭，一句话都不肯说。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阿飞说。

我把他放在我肩膀上的手甩掉。

“你能不能不哭？”他又说。

但是我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扭着头不住地抽泣。

“我不是故意的。”

“不，你是的。”

“你知道我不是的。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逗你开心。你能不能不生我的气？”

我不生他的气，我也从没有生过他的气。但这没有用，他仍然喜欢飞，他就是这样飞来飞去然后从我的生命中飞逝掉，就像那些曾经从我们身边飞过的萤火虫。“生命像萤火虫一样短暂。”老人说。他懂得世间的所有秘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常常对我说这种话。他还说：“你看见那开着的深红色小花吗，它们是那么的小，从不被人重视，但它们一样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关于这些他还说过很多。他说的时候表情是那样平淡，可是声音却是那样亲切、温柔，仿佛在他所说的每一个字符里都蕴涵着脉脉的温情……

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我答应过阿如的。我赶紧从铁架子上下来，感到又把自己丢失了一会儿。球场上现在有了更多跑步的人，还听得到打球的声音。我站了一会儿就穿过篮球场，陈辉正在那儿练球。他喜欢户外运动，但他的眼睛近视得更厉害，命中率比我还臭。

“我刚才还在找你呢，你怎么不下来练球？”他看见我走过来就说。他把球拍了几下扔给我，但我没准备好，疾旋的球险些蹩折了我的食指。我拍着球向前跑了一会儿，然后来了一个三步上篮，但是球连篮框都没挨就从另一边飞过去了。

“你看我能及格吗？”我说。

他把球接过去又开始运起来。过去他要开朗得多，但最近这段时间，他因为和刘云的事总是显出一副忧郁深沉的样子。我问他今天都干了什么。

“上自习。”他简简单单地说。

我又投了几次球就说要回宿舍去。

“考试的事你用不着担心。”他最后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只要不担心就行了。”

我知道他这人办法极多，但我懒得再去想了。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都没看到，小白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敲了敲对面寝室的门也没有回应。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看了手表才八点钟，但我不敢像这样一个人待着，我就到“博物馆”去。“博物馆”是我们这层楼上最大的一间宿舍，在楼道中间。这是那些爱赌博的人给它起的暗号。开始它的名声还只局限在我们这一层楼上，后来就变得在整栋楼里都小有名气。有时候我在大街上碰到两个不认识的学生在谈话，“今晚上你还去不去‘博物馆’？”其中的一个人说。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人指的是哪里，今天晚上要到哪里去。这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当我走进的时候，那里已经是热热闹闹的了。一共有六个人，开了两桌牌。我看见王海在里面，我就走过去看他。

“你来看我的牌。”他说。

但是当我看他牌的时候，我看见另外两个人一直盯着我，我便知道他们是初次到这里来的新手。

“你赢了多少？”我问他。